



天台陶宗儀九成

周景遠先生馳名能文爲南臺御史時分治過浙省每日與朋友
往復其書更不樂似有舉刺之意大書壁上曰御史某日訪某
人某日某人來訪御史忽見之呼謂曰我嘗又訪某人汝乃失
記何也第補書之因復謂曰人之所以讀書爲士君子者正欲
爲五常主張也使我今日謝絕故舊是爲御史而無一常寧不
爲御史不可滅人理吏赧服而退

今官府收歛秋糧之際比先消吉啓倉於青龍方教房入粟六石
六斗六升六合以應日蓋 國家初無定制不知各處何以一
皆如此予意必取上下四方六合之意耳

凡食河豚者一日內不可服湯藥恐內有荊芥蓋與此物大相反

亦惡烏頭附子之屬予在江陰時親見一儒者因此喪命其子
尤不可食能使人脹死嘗水浸試之經宿顆大如芡實世傳中
其毒者亟飲穢物乃解否則必亡又聞不必用此以龍腦浸水
或至寶丹或橄欖皆可解後得一方用槐花微炒過與乾燕支
各等分同搗粉水調灌大妙

趙魏公刻私印曰水晶宮道人錢唐周草窓先生密以瑪瑙寺行
者屬比之魏公遂不用此印後見先生同郡崔進之藥肆懸一
牌曰養生主藥室乃以敢死軍醫人對之進之亦不復設此牌
魏公語人曰吾今日方為水晶宮吐氣矣先輩雖諧謔自是可
喜

馮公士啓夢弼嘗言為八番雲南宣慰司令史日嘗因公差抵一
站日已莫矣站吏告曰今夜馬判上岸麻線湏暫停驛程以避
之問其故閉目搖手不敢言公怒便上馬行數十里至大溪忽
見一物如屋所謂烏刺赤者下馬跪泣若告訴狀呼問何為亦
閉目搖手弗荅於是下馬祝之曰某許昌人竊祿來此苟天命
合盡爾其啖之否則容我行祝畢即轉入溪中腥風臭霧觸人
口鼻既而各上馬比曙抵前站站吏驚曰是何麻線大膽若是
耶公問此為何物始敢言曰馬蟻精也麻線方言曰官人烏刺
赤站之牧馬者公官至禮部尚書

善字訓多字詩載馳女子善懷鄭箋善猶多也漢書岸善崩善亦
多也

大宗師長春真人姓丘氏名處機字通密號長春子登州棲霞縣
濱都里人也祖父業農世稱善門金皇統戊辰正月十九日生
生而聰敏有日者相之曰此子當為神仙宗伯大定丙戌年十

九辯親居崑崙山依道者脩真丁亥謁重陽全真開化王真君
嘉於海寧請為弟子戊申召見闕下隨還終南山貞祐乙亥

太祖平燕城金主奔汴丙子復召不起已卯居萊州時魯齊入宋
宋遣使來召亦不起是年五月

太祖自乃蠻國遣近侍劉仲祿持一手詔致聘十二月至隱所詔
文云制曰天厭中原驕華大極之性朕居北野嗜慾莫生之情
反朴還淳去奢從儉每一衣一食與牛豎馬圍共弊同饗視民
如赤子養士為兄弟謀素和恩素畜練萬眾以身人之先臨百
陣無念我之後七載之中成大業六合之內為一統非朕之行
有德蓋金之政無怕是以受天之佑獲承至尊南連趙宋北接
回紇東夏西夷悉稱臣佐念我單于國千載百世以來未之有
也然而任大守重治平猶懼有闕且夫剡舟剡楫將欲濟江河

也聘賢選佐將以安天下也朕踐祚已來勤心庶政而三九之
位未見其人訪聞丘師先生體真履規博物洽聞探瀕窮理道
冲德著懷古君子之肅風抱真上人之雅操又棲岩谷藏身隱形
闡祖宗之遺化坐致有道之士雲集仙逕莫可稱數自干戈而
後伏知先生猶隱山東舊境朕心仰懷無已豈不聞渭水同車
茅廬三顧之事奈何山川懸隔有失躬迎之禮朕但避位側身
齋戒沐浴選差近侍官劉仲祿備輕騎素車不遠千里謹邀先
生暫屈仙步不以沙漠悠遠為念或以憂民當世之務或以恤
朕保身之術朕親侍仙座欽惟先生將咳唾之餘但授一言斯
可矣今者聊發朕之微意萬一明於詔章誠望先生既著大道
之端要善無不應亦豈違衆生之願哉故茲詔示惟宜知悉五
月初一日筆庚辰正月北行二月至燕欲候駕回朝謁仲祿令

從官曷刺馳奏真人進表陳情表曰登州棲霞縣志道丘處機
近奉 宣旨遠召不才海上居民心皆恍惚處機自念謀生太
拙學道無成辛苦萬端老而不死名雖播於諸國道不加於衆
人內顧自傷衷情誰測前者南京及宋國屢召不從今者 龍
庭一呼即至何也伏聞

皇帝天賜勇智今古絕倫道協威靈華夷率服是故便欲投山窟
海不忍相違且當冒雪衝霜圖其一見蓋聞 車駕只在桓撫
之北及到燕京聽得車駕遙遠不知其幾千里風塵瀕洞天氣
蒼黃老弱不堪切恐中途不能到得假之

皇帝所則軍國之事非已所能道德之心令人戒欲悉為難事遂
與宣差劉仲祿商議不若且在燕京德興府等處盤桓住坐先
令人前去奏知其劉仲祿不從故不免自納奏帖念處機肯來

歸命遠冒風霜伏望

皇帝早下寬大之詔詳其可否兼同時四人出家三人得道惟處
機虛得其名顏色憔悴形容枯槁伏望 聖裁龍兒年三月日
奏十月曷刺回復奉勅旨曰

成吉思皇帝勅真人丘師省所奏應召而來者具悉惟師道踰
三子德重多方命臣奉厥玄纁馳傳訪諸滄海時與願適天不
人違兩朝屢召而弗行單使一邀而肯起謂朕天啓所以身歸
不辭 恭露於風霜自願跋涉於沙磧書章來上喜慰何言軍國
之事非朕所期道德之心誠云可尚朕以彼酋不遜我伐用張
軍旅試臨邊陲底定來從去背寔力率之故然又逸暫勞冀心
服而後已於是載揚威德畧駐車徒重念雲軒既發於蓬萊鶴
馭可遊於天竺達磨東邁元印法以傳心老氏西行或化胡而

成道顧川途之雖闊瞻几杖以非遙爰咨來章可明朕意秋暑
師比平安好指不多及十四日辛巳十一月至邪迷恩干城壬
午三月過鏡門閔四月達行在所時上在雪山之陽舍館定
入見上勞曰它國徵聘皆不應今遠踰萬里而來朕甚嘉
焉賜坐就食設二帳於御幄之東以居之約日問道以回紇
叛親征不果至九月設庭燎虛前席延問至道真人大畧答以
節慾保躬天道好生惡殺治尚無為清淨之理上說命左史
書諸策癸未乞東還賜號神仙爵大宗師掌管天下道教甲申
三月至燕八月奉旨居太極宮丁亥五月特改太極為長
春七月九日留頌而逝年八十至元己巳正月詔贈五祖七
真徽號而曰長春演道主教真人已上見蟠溪集鳴道集西游
記風雲慶會錄七真年譜等書初真人自行在歸道由宣德日

一富家新居落成禮致下顧將冀一言以為福既入其室默然
無語輒以所持鐵拄杖於窓戶牆壁上頗毀數處而出主人拜
拜希解悟曰爾屋完矣美矣完而必毀理勢然也吾不爾毀爾
將無以圖歟終今毀矣爾宜思其毀而欲完克保全之則爾與
爾子子孫孫庶幾歌斯哭斯永終弗替主人說服吁真人真知
道哉

宋季城信州掘土處為濠百畝許在郡南曰南池池之旁可居舊
為里人屋歸附後達魯花赤滅徹據有其地每春夏之交群蠹
聒其寢食不安會二十八代天師張廣微與材朝京回因以告天
師朱書符篆新瓦上使人投池中戒之曰汝蠹毋再喧自是至
今寂然

漢書太液池中鳧雁子布滿克積用雁子甚佳王維詩若筍穿

荷葉菱花眉雁兒又新

浙省廣濟庫歲差杭城誣實戶若干名充役庫子以司出納此一
界中侵用官錢太多無可為償府判王某素號殘忍乃拘其妻
妾子女于官又無可為計則命小舟載之求食於西湖以贖納
官鬼妾鬼馬不肖輩群趨焉鮮于伯幾先生樞作湖邊曲云湖邊
蕩漿誰家女綠慘紅愁羞不語低回忍淚傍即船貪得船頭強
歌舞玉壺美酒不須憂魚腹熊蹯棄如土陽臺夢短忽忽去鴛
鎖生寒愁日莫安得義士擲千金遂令桑濮歌行路後王之子
孫有為娼者天之報施一何捷也

義興王子明家饒於財所藏三代彝鼎六朝以來法書名畫寶冠
浙右每年必祈一籤於烈帝廟以下休咎一歲籤詞有曰開溝
鑿井當得古鼎殊不知為意家人以商賈至汴夾谷郎中者藏

一商彝絕精妙示之曰恐爾主翁未必有此物也歸以白即遣
資金購得之比舊藏皆不能及至正壬辰寇起蘄黃將由義興
取道犯浙西子明罄其所藏鑿深窖以埋之彝亦在列既入窖
作牛鳴者七夜頗可怪取出寄田家其窖後遭發掘獨此彝獲
存

俗語不潔為麤糟按霍去病傳麤皋蘭下注以世俗謂盡死殺人
為麤糟然義雖不同却有所出

邁里古思字善卿西夏人僑居松江家貧授徒以養母性至孝然

落落不羈善諧謔名人士多與之遊至正甲午進士及第授紹
興路錄事司達魯花赤比視篆天下雲擾所在悉凋瘵君撫字
周至民愛之如父母乙未秋杭破遄即克復浙省左丞楊完者
以本部苗將持露布至統洞蠻甚眾意實覘視虛實又將流毒

於我民也縱虐恣暴民皆束手惴懦不敢與爭無故劫府架閣
照磨陳脩家妻妾幾被污君激怒填膺指揮吏兵收之郡民謹
呼從事苗遂盡死後完者聞越民結義且固終不敢調兵渡浙
江方集慶陷時江南行臺官流避抵慶元奉旨置治所於越遂
檄君總統義民護城池君更募得勇悍者二千餘人以果毅二
字為號曰果毅軍練習武事分撥守要害乃日與常所往來者
擊鮮飲醲酣咏叫嘯以為娛樂雖戶外上官至至不少延納
永康寇起擾有縣境君收復 朝廷旌其功除江南浙西廉訪
司知事未上又除江東建康道經歷浙省丞相塔失帖木兒便
宜除行樞密院判官君即自署諸叅謀為幕官曰經歷曰都事
者不可枚舉時御史大夫拜住哥任情禍吏為爪牙又自統軍
三千曰臺軍紀律不嚴民橫被擾害有訴於君君輒抑之衆軍

皆怨怒然拜委瑣擿職惟以鈎距致財為務君不禮之或以諫
君曰吾知上有君下有民耳安問其他拜頗聞銜之遂與臺軍
元帥列占永安張某萬戶閻塔思不花王哈刺帖木兒等謀殺
之未得間戊戌十月廿二日首事出兵踰曹娥江與平章方國
珍部下萬戶馮某鬪既不利駐軍東関單騎馳歸拜意決矣廿
三日遲明召君私第議事入至中門左右以鍊槌搗殺之初甚
秘守閤軍自相謂無已殺捨督官我輩幸也民始有聞之者走
白君部將浙東僉元帥黃中諸叅謀聞變奔避不顧至有墜城
以出行四五十里者初夜二鼓中提軍入城屯戒珠山拜未及
知中卧病方飲藥得少汗尚昏潰困頓左右扶翼擐甲上馬遇
臺軍於江橋鬪十數合破陣陷堅身當矢石郡民老幼皆號泣
曰殺我總督官我尚何生為壯者助中軍殊死戰臺軍一敗塗

地屠其二管入拜家姬侍奴隸死者相枕藉一女爲隊官陳某所掠舉君死無元大索三日得于濁池中拜與二子匿梵宇幽隱處民搜見之齊唾其面且罵曰瞎賊我總督官何罪而令致於此耶不自殺執以歸中與中殺之中解其縛率諸軍羅拜之曰總督官忠肝義膽照映天地人神所共知公信任儉邪使國家之柱石隕于無辜我之復讐明大義也殺我主將者既已斬之公幸毋罪拜執中以泣曰我之罪尚何言尚何言繼而軍民爲君持服爲位以祭私謚曰越民考越六日拜自劾納印綬去其印是夜遺失中以白金百兩購得於一卒以還行臺者君未死先三日有星大如栝椀紅光燭天墜鎮粵門化爲石及君出師識者已卜君之有死兆矣至是果驗云

南村野史曰兵凶器也戰逆德也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故吾天子必以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谷子路行三軍之問夫邁里古思受任云初殊有古

名將之風一握兵柄志滿意得酣觴廢事輕謀首亂不旋踵而身首異處蓋亦平昔越已之過有以釀成此禍與微中則老母稚子亦皆几上之肉耳原其忠君愛民之心眴然與日星相昭明者則無可議也拜住爲國大臣坐鎮四省百官庶司孰不服令邁之不奉臺檄擅興師旅明問其罪黜之可也斬之可也而乃陰結小醜作為此態是盜殺之非公論矣民心之所以不服良以是也噫享有尊爵重祿而當國步艱難之日既不思消埃補報之道又不責自己貪饕養之道非反以謀害忠良爲先務謂之無罪得乎故其妻妾子女遭罹戮辱實自取之尚復可憐哉

三姑者尼姑道姑卦姑也六婆者牙婆媒婆師婆度婆藥婆穩婆也蓋與三刑六害同也人家有一於此而不致姦盜者幾希矣若能謹而遠之如避蛇蝎度乎淨宅之法

不中用不可用也左傳成二年卻子曰克於先大夫無能為役杜預注不中為之役使

杜清碧先生本字伯原有所編五聲韻自大小篆分隸真草以至於化蕃書及國朝蒙古新字靡不收錄題曰華夏同音至正

壬午中書奏脩三史以翰林待制聘先生起至武林辭疾不行盤桓久之浙省平章康里子山公嘆嘆時來訪一日語及聲律

之學因問

國字何以用司

此快音也
有音無字

字為首先先生曰正如嬰

兒初墮地時作此一聲乃得天地之全氣也平章甚說服

陶朱公養魚經曰夫治生之法有五水畜第一水畜魚也此二字

亦奇

張邦基墨莊漫錄云婦人之纏足起於近世前世書傳皆無所自

南史齊東昏侯為潘貴妃鑿金為蓮花以帖地令妃行其上曰

此步步生蓮花然亦不言其弓小也如古樂府玉臺新咏皆六

朝詞人纖絕之言類多体狀美人容色之姝麗及言妝飾之華

眉目唇口要支手指之類無一言稱纏足者如唐之杜牧之李

白李商隱之輩作詩多言閨幃之事亦無及之者韓偓香奩集

有咏獐子詩云六寸膏圓光緻緻唐尺短以本校之亦自小也

而不言其弓惟道山新聞云李後主宮嬪宵娘纖麗善舞後主

作金蓮高六尺飾以寶物細帶纓絡蓮中作品色瑞蓮令宵娘

以帛繞脚令纖小屈上作新月狀素鞵舞雲中回旋有凌雲之

態唐鎬詩曰蓮中花更好雲裏月長新因宵娘作也由是人皆

效之以織弓爲妙以此知扎脚自五代以來方爲之如熙寧元
豐以前人猶爲者少近年則人人相效以不爲者爲耻也

漳州龍溪縣澳里人陳端才之妻蔡氏三五後至元間本處寇起
掠其里里媪集里中婦女同舟避難寇追及三五亟以水漬衣
寇視三五有姿色欲先汙之三五給曰衣濕更求衣間寇取衣
投水死寇曰溺者必躍以長竿絡鉤俟其躍而舉之屍竟不躍
寇退三五之父端廣舟次上流屍遂逐流附父舟押之不去移
舟溯河而上屍從之亡者三父異甚視則其女也夫三五一婦
人耳寧死不辱出於天性宜其貞爽不昧如此

韃韞田地野馬或與蛟龍交遺精入地久之發起如笋上豐下儉
鱗甲櫛比筋脉連絡其形絕類男陰名曰鎖陽即肉從容之類
或謂里婦之淫者就合之一得陰氣勃然怒長土人掘取洗滌

去皮薄切晒乾以充藥貨功力百倍於從容也

淮南潘子素純嘗作輓卦譏世之仕宦人以突梯滑稽而得顯爵

者雖曰資一時之譁浪調笑不爲無補於名教卦辭曰輓身可

小事亦可大事象曰輓亨天地輓而四時行日月輓而晝夜

明上下輓而萬事成輓之時義大矣哉象曰地上有木輓君子

以容身固位初六輓出門無咎象曰出門便輓又何咎也六

二傳于鍊輓象曰傳于鍊鑄天下可行也六三君子終日輓輓

屬無咎象曰終日輓輓雖危無咎也九四模稜吉象曰模稜之

吉以隨時也六五神輓象曰六五神輓老於事也上六或錫之

高爵天下椰榆之象曰以輓受爵亦不足敬也此篇或者又謂

自宋末即有非潘所造未審是否後平江蔡宗魯衛作各卦以

配之曰各身利居間不利有所爲象曰各鄙嗇也利居間無

車未全卷下
所求也不利 有所爲恐致禍也初六居富吝於周急悔亡無
攸利象曰吝於周急莫恤其貧也悔亡無攸利已終有望也六
二聽婦言至吝不養其親不恤其弟貞凶象曰聽婦言昵於私
也不養其親忘大恩也不恤其弟失大義也雖養弗時亦致灾也
故貞凶九三極吝吝其財不吝其身於行非宜象曰吝其財斯
致富也不吝其身乃輕生也六四太吝君子吉小人凶象曰吝
於君子雖有言無尤也吝於小人雖不有言終有悔也六五不
吝於色務所欲終以死亡凶朋友吝於酒食弗克歡無咎象曰
不吝於色惑於淫也務所欲樂其順從也終以死亡凶可知也
朋來從其類也吝於酒食誠大謬也雖弗克歡無咎也上九居
其家不吝於肉吝於教子弗叶吉象曰居其家妄自尊也吝於
肉畏寡妻也吝於教子終無所成也近扶風馬文璧璣又作論

卦曰誦貞 亨初吉終凶利見小人不利於君子彖曰貞正也
亨通也通乎正言誦或庶幾也終凶誦不由初也利見小人猶
同類也不利於君子入於邪也象曰麗口掉舌誦君子以求名
干祿初九誦于同朋無咎象曰同朋于誦又誰咎也九二略施
于民吉象曰九二之吉以新衆聽也六三來其誦酒食用亨象
曰來其誦民取則也享其酒食以崇功也九四飾言如簧以娛
彼心乃獲南金象曰娛人獲金不足道也九五君子終日高誦
王用徵安車以迎終歲弗寧後有凶象曰以誦受徵不羞也終
歲弗寧祗足煩勞也後有凶不副實也上六奔誦不已四方欲
殺之象曰奔誦衆怒殺之何過也右三卦切中時病真得風刺
之正因併錄之

廣東采珠之人懸絙于腰沉入海中良久得珠撼其絙船上人挈

出之莖于鼉鼉蛟龍之腹者比比有焉有司名曰烏筮戶筮音但

仁宗登極特

旨放免時敬公戴鄉為江西行省叅知政事俾該

管掾史立案令廣東帥府抄具烏筮戶一一籍貫姓名置冊申

詳他省官曰中書咨文無是恐不必也公曰萬一乃申明舊典

庶不害及良民未幾 太后中使至人咸服公先見之明

凡婢役於婢者俗謂之重臺按左氏傳昭公五年日之數十故有

十時亦當十位自王以下其二為公其三為卿注云日中為王

食時為公平旦為卿雞鳴為士夜半為皂人定為輿黃昏為隸

日入為僚哺時為僕日昃為臺隅日中出闕不在第等王公曠

其位又昭公七年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

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輿輿臣臺則所謂臺者十等之至卑今豈

亦本是與然加以重字尤有意

文選曹公檄具將校部曲文年月朔日子注發檄時也

南村輟耕錄卷之十

天台陶宗儀九成

王思善

釋自號癡絕生其先睦人居杭之新門篤志好學雅有才

思至正乙酉間携李葉居仲廣居寓思善之東里教授余從求

嘉李五峯先生孝光往訪之時思善在諸生中年方十二三已

能丹青亦解寫真先生即俾作一圓光小像面部僅大如錢而

宛然無毫髮異先生喜作文以華之爾後余復託交於其尊人

日華畢遂與思善為忘年友思善繼得吳中顧周道達緒言開

發益造精微是故於小像特妙非惟貌人之形似抑且得人之

神氣嘗授余祕訣并采繪法今著于此與好事者共之

寫像祕訣

凡寫像須通曉相法蓋人之面貌部位與夫五岳四瀆各各不

天台陶宗儀九成

王思善

釋自號癡絕生其先睦人居杭之新門篤志好學雅有才

思至正乙酉間携李葉居仲廣居寓思善之東里教授余從來

嘉季五峯先生孝光往訪之時思善在諸生中年方十二三已

能丹青亦解寫真先生即俾作一圓光小像面部僅大如錢而

宛然無毫髮異先生喜作文以華之爾後余復託交於其尊人

日華畢遂與思善為忘年友思善繼得吳中顧周道達緒言開

發益造精微是故於小像特妙非惟貌人之形似抑且得人之

神氣嘗授余祕訣并采繪法今著于此與好事者共之

寫像祕訣

凡寫像須通曉相法蓋人之面貌部位與夫五岳四瀆各各不

伴自有相對照處而四時氣色亦異彼方叫嘯談話之間本真性情發見我則靜而求之默識于心閉目如在目前放筆如在筆底然後以淡墨霸定逐旋積起先蘭臺庭尉次鼻準鼻準既成以之爲主若山根高取印堂一筆下來如低取眼堂邊一筆下來或不高不低在乎八九分中則側邊一筆下來次人中次口次眼堂次眼次眉次額次頰次髮際次耳次髮次頭次打圈打圈者面部也必宜如此一一對去庶幾無纖毫遺失近代俗工膠柱鼓瑟不知變通之道必欲其正襟危坐如泥塑人方乃傳寫因是萬無一得此又何足怪哉吁吾不可柰何矣

采繪法

凡面色先用三朱膩粉方粉藤黃檀子土黃京墨合和襯底上面仍用底粉薄籠然後用檀子墨水幹染面色白者粉入少土

黃燕支不用臘脂則三朱紅者前件色入少土朱紫堂者粉檀子老青入少臘脂黃者粉土黃入少土朱青黑者粉入檀子土黃老青各一點粉薄罩檀墨幹已上看顏色清濁加減用又不

可執一也

口角燕支淡如要帶笑容口角兩筆畧放起

眼中白染瞳子外兩筆次用煙子點睛墨打圈眼梢微起有摺便笑

口唇上臘脂摹

鼻色紅臘脂微籠

面雀斑淡墨水幹麻檀水幹

鬚色黑者依鬚髮渲髮紫者檀墨間渲黃紅者藤黃檀子渲髮先用墨染次用煙子渲有間渲排渲亂渲當自取用

手指甲先蘸脂染次用粉染根

凡染婦女面色蘸脂粉襯薄粉籠淡檀墨幹

凡染法白紙上先染後却罩粉然後再染提撥綃則先襯背後

凡調合服飾器用顏色者緋紅用銀朱紫花合 挑紅用銀朱蘸

脂合 肉紅用粉為主入燕支合 栢枝綠用枝條綠入漆綠

合 黑綠用漆綠入螺青合 柳綠用枝條綠入槐花合 官

綠即枝條綠是 鴨頭綠用枝條綠入高漆綠合 月下白用

粉入京墨合 柳黃用粉入三綠標并少藤黃合 搗黃用粉

入槐花合 磚褐用粉入煙合 荆褐用粉入槐花螺青土黃

標合 艾褐用粉入槐花螺青土黃檀子合 舊腎褐用粉入

檀子煙墨土黃合 銀褐用粉入藤黃合 珠子褐用粉入藤

黃燕支合 藕絲褐用粉入螺青燕支合 露褐用粉入少土

黃合檀子合 茶褐用土黃為主入漆綠煙墨槐花合 麝香褐

用土黃檀子入煙墨合 檀褐用土黃入紫花合 山谷褐用

粉入土黃標合 枯竹褐用粉土黃入檀子一點合 湖水褐

用粉入三綠合 蕊白褐用粉入三綠標合 棠梨褐用粉入

土黃銀朱合 秋茶褐用土黃入三綠槐花合 油裏墨用紫

花土黃煙墨合 王色用粉入高三綠合 鮎色用粉漆綠標

墨入少土黃合 穩子用粉土黃檀子入墨一點合 藍青用

三青入高三綠合 金黃用槐花粉入燕支合 雅青用蘓青

襯螺青罩 鼠毛褐用土黃粉入墨合 不老紅用紫花銀朱

合 葡萄褐用粉入三綠紫花合 丁香褐用肉紅為主入少

槐花合 杏子絨用粉墨螺青入檀子合 穩綾用紫花底紫

粉搭花樣 番皮用土黃銀朱合 鹿胎用白粉底紫花樣

水獺擅用粉土黃合 牙笏用好粉一點土黃粉凝 皂鞞用
煙墨標 柘木交椅用粉檀子土黃煙墨合 金絲柘同上不
入墨 紫袍用三青燕支合 其餘一一不能備載在對物用
色可也

凡合用顏色細色頭青二青三青深中青淺中青螺青與蘓青二
綠三綠花葉綠枝條綠南綠油綠漆綠黃丹飛丹三朱土朱銀
朱枝紅紫花藤黃槐花削粉石榴顆綿燕支檀子其檀子用銀
朱淺入老墨燕支合

江陰州宋季時兵馬司在州治東南里許平地上司之後置土牢
歸附後有善地理者以爲宜帝王居之人問其故曰君山龍脉
正結於此是以知其然也皆弗之信越數年就其上蓋三皇廟
亦竒術哉君山州之主山也

姑蘇鄭君輔放浪不羈爲漕府小吏時督運至直沽狎遊群娼排
達太甚殊弗堪之或有進藥於鄭曰此助陽竒劑也鄭試傳之
數日後陰器消縮若闕窳然竟以此終其身漫書爲後人戒
應之紹才錢唐人以鄉貢下第任嘉興學正丁父憂仍寓居授徒
至正壬辰秋避難于其諸生李氏子家去城數十里曰奉賢鄉
李之後祖號太無爲道士住持紫虛觀之紹一見若平生歡八
月廿九日太無得中風疾之紹饋藥療之獲蘇日一再詣問九
且四日又自紫虛問疾還寓忽得疾一中而殂其妻楊氏太史
同僉瑀之女就所館治喪且以訃其母若弟於海寧及嘉興城
中紫虛之徒以其疾與太無同不以告是夜將半太無忽呼弟
子卓處潛輩謂曰適得夢甚怪俾取紙筆書之云於本觀所奉
岳祠之前見有其姓名吏及卒二人押男女各一併持公文而

來因讀其詞曰嘉興路城隍司淮海寧州城隍司牒爲陸小蓮告至正八年內溺水事冤屈未伸今發陳喜兒應偉前去勒要應才同解岳祠周府君取問太無詢來使之詳荅曰陸小蓮者嘉興百福坊人而應才之婢也爲其妻妒逐之遂赴水死陳喜兒者才之母也時居海寧偉字之奇才之弟也居嘉興城東謂彼時不爲救護故連逮耳太無見陳氏帶鎖衣白衣黃裙問之年六十有四應偉荷校衣青衣錄其罪狀皆歷歷可記來使云今若貴司移牒溫都統爲之解釋則尚可也遂覺始知之紹已逝王昌言與之紹有交承之好同寓其所明旦來紫虛太無因問應母之年及之奇之貌皆如所夢乃以告之昌言馳報楊氏楊即詣紫虛拜懇太無于床下謂夢中事皆實有之復自訴其詳且言其夫胸間尚溫手足猶軟故求移文解釋仍躬禱岳祠

異之紹之復生也是日午後之奇自城東來衣青衣云昨日亦得疾與兄同所見如太無夢今雖少甦猶憤憤莫知所以然至夜楊氏以憂懼亦疾作旋即無他而之紹氣已絕矣時建德邵青溪偶宿紫虛目擊其事翌日遂行不知往計陳氏者歸報何如及之奇之死生耳

開元時高太素隱商山起六道選館各製一銘其二爲冬日初出銘曰折膠墮指夢想負背金羅騰空映簷白醉見清異錄樓攻媿嘗取白醉字以銘閣

聶以道宰江右一邑日有村人早出賣菜拾得至元鈔十五定歸以奉母母怒曰得非盜來而欺我乎縱有遺失亦不過三兩張耳寧有一束之理况我家未嘗有此立當禍至可急速送還母累我爲也言之再子弗從母曰必如是我須訴之官子曰拾得

之物送還何人母曰但於原拾處俟候定有失主來矣子遂依
舍携往頃間果見尋鈔者村人本朴質竟不詰其數便以付還
傍觀之人皆令分取爲賞失主斬曰我原三十定今總一半安
可賞之爭鬧不已相持至廳事下聶推問村人其詞實又密喚
其母審之合乃俾二人各具失者實三十定得者實十五定文
狀在官後却謂失主曰此非汝鈔必天賜賢母以養老者若三
十定則汝鈔也可自別尋去遂縛母子聞者稱快

朶那者杭城東偉兀氏之女奴也年十九勤敏謹愿主卒某郡官
所朶那奉主婦日謹主婦亦委以腹心至正壬辰秋七月初十
日寇陷杭劫官民府庫至偉兀氏家不得物乃反接主婦柱下
拔刀礪頰上諸侍婢皆散走朶那獨以身覆主婦請代死且告
曰將軍利吾財豈利殺人哉凡家之貨寶皆我所藏主母固難

知若免主母死我當悉與將軍不吝寇允解主婦縛朶那乃探
金銀珠玉幣帛等散置堂上寇爭奪之竟又欲犯朶那身朶那
持刀欲自屠曰我主二千石我誓不奴他姓主况汝賊乎寇驚
異捨而去朶那泣拜主婦曰棄主貨全主命權也妾受命主鑰
貨今失貨而全身非義也請從此死遂自殺時人莫不稱之曰
義烈義烈云

龍廣寒江西人移居錢唐挾預知之術游湖海間咸推爲異人或
謂專持寐感報耳祕呪故爾寐感即俗所謂方回哥哥之師號
也釋氏傳燈錄師姓張九歲乃能語兄成安西父母遣問訊朝
往夕返以萬里而回號方回又護法論號州闔鄉張方回法雲
公者生於唐貞觀六年五月五日有兄萬年久征遼左相去萬
里母程氏思其信音公早晨告母而往至暮持書而還護法論

乃宋無盡居士張商英撰必有所據按此則師之靈通容有之
廣寒又行服氣導引之法常佩小龜十數于身至晚仍解飼之
事母至孝六月一日母生辰方舉觴爲壽忽見北窓外梅花一
枝盛開人皆以爲孝行所感士大夫遂稱之曰孝梅贈詩者甚
多惟張菊存一篇最可膾炙曰南風吹南枝一白點萬綠歲寒
誰知心孟宗林下竹至治初間廣寒卒時年百有八歲猶童顏
綠髮云

凡篙師於城埠市鎮人煙湊集去處招聚客旅裝載夜行者謂之
夜航船太平之時在處有之然古樂府有夜航船曲皮日休詩
有明朝有物充君信携酒三樽寄夜航之句則此名亦古矣
世謂有疾曰不快陳壽作華陀傳亦然

至正庚子二月六日浙西諸郡震霆刺手雷雪大如掌頃刻積深尺
餘人甚驚異後閱李復中青唐雜記云宋元符二年九月廿一
日夜鎮洮大雷自初更至四鼓凡一百三十餘雷雪深二尺後
旬日西羌叛以有備無患出師大捷又周密癸辛雜識云庚寅
正月二十九日癸酉余至博陸大雷雪下如織而雷不止天地
爲之陟黑平生所未見擬二說如此然杭州自去歲十二月被
圍至三月兵退豈即青唐之讖與

人之自辨白其事之是否者俗曰分疏疏平聲漢書袁盎傳以不
親爲解顏師古注曰解者若今分疏矣北齊書祖珽高元海奏
珽不合作領軍并與博廣寧主交結珽亦見帝令引入自分疏
髹器謂之西皮者世人悞以爲犀角之犀非也乃西方馬韉自黑
而丹自丹而黃時復改易五色相疊馬銜磨擦有凹處髹然成
文遂以髹器倣爲之事見回話錄

今之入宅為遷居隣里醜金治具過主人飲謂之曰煖屋或曰煖房王建宮詞太儀前日煖房來則煖屋之禮其來尚矣

温州監郡某一女及笄未出室貌美而性慧父母之所鍾愛者以疾卒命畫工寫其像歲序張設哭奠常時則瘦置之任滿偶忘

取去新監郡復居是屋其子未婚忽得此心竊念曰娶妻能若是平生願事足矣因以懸于卧室一夕見其下從軸中詣榻前

叙殷勤遂與好合自此無夜不來踰半載形狀羸弱父母詰責以實告且云至必深夜去以五鼓或賚往果啖我我荅與餅餌

則堅卻不食父母教其此番湏力勸之既而女不得辭為咱少許天漸明竟不可去宛然人耳特不能言語而已遂真為夫婦

而病亦無恙矣此事余童子時聞之甚熟惜不能記兩監郡之名近讀杜荀鶴松窓雜記云唐進士趙頰於畫工處得一軟障

圖一婦人甚麗頰謂畫工曰世無其人也如可令生余願納為妻工曰余神畫也此亦有名曰真真呼其名百日晝夜不歇即

必應之應則以百家線及酒灌之必活頰如其言乃應曰諾急必活頰如其言乃應曰諾急

斬之其夕遺頰劍劍總及頰室真真乃曰妾南岳地仙也無何為人畫妾之形君有呼妾名既不奪君願今疑妾妾不可住言

訖携其子却上軟障覩其障惟添一孩子皆是畫焉讀竟轉懷舊聞已三十餘年若杜公所書不虛則監郡子之異遇有之矣

今人謂駟儻者為牙郎本謂之互郎謂主互市事也唐人書互作牙互與牙字相似因訛而為牙耳

松江蟠龍塘普門寺側一無主古墓至正己亥春為其里之張雕

盜發有誌石乃宋時錢參政良仁妹諱惠淨以該息奏封孺人
生一男五女年六十有五嘗捨田入寺因於紹熙四年十月祔
夫墓之右被棺無穢氣顏色如生口脂面澤若初傅者冠服鮮新
亦不朽腐得金銀首飾器皿甚多至脫其繡履傳相玩弄人以
為異余聞漢廣川王去疾發魏王子且渠家無棺槨有石床床
下悉是雲母床上二屍一男一女皆年二十餘東首裸臥顏色
如生人鬢髮亦如生人此恐是雲母之功今此婦葬日距今百
七八十年而亦不損壞其理又何邪

平江在城峨嵋橋葉剝者門首蒼旱有一枯井深可丈許偶所畜
猫墜入適隣家浚井遂與井夫錢一縵俾下取猫夫父子諾子
既入井久不出父繼入視之亦不出葉惶恐繫索于腰令家人
次築放索將及井底亟呼救命比拽起下體已僵木如死而氣
息奄奄鄉里救活之白于官官來檢視令火下燭彷彿見若有
旁空者向之死人一橫臥地上一斜倚不倒鈎其髮提出遍身
無恙止紫黑耳衆議以恐是蛟蜃之屬實之士焉余意山嵐蠻
瘴尚能殺人何況父年乾涸陰毒凝結納其氣而死復奚疑哉
此事在至正己亥秋八月初旬也後讀酉陽雜俎有云凡冢井
間氣秋夏多殺人先以雞毛投之直下無毒迴舞而下者不可
犯當以泔數斗澆之方可入矣得此一章信余意之誠是也

前至元間杭州有鄭萬戶者天性峻急不能有所容而奉事母夫
人備極孝道母誕日垂至預市文繡襍段製袍為壽鍼工持歸
縫綴既成為油所汚時估貴重工莫能償自經不死隣婦有識
其母者潛送入白之至日卧不起子至候問安不覓有憂色請其
故曰昨莫偶視新袍適几上油缶翻濺漬成玷我情思殊不佳

耳子告曰一袍壞復製一袍可也大人何重惜乃爾母陽為自
解遂起受子孫拜賀如常歲儀人咸以此為賢母而益見萬戶
之孝國朝婦人禮服達鞞曰袍漢人曰團衫南人曰大衣無貴
賤皆如之服章但有金素之別耳惟處子則不得衣焉今萬戶
有姓者而亦曰袍其母豈達鞞與然俗謂男子布衫曰布袍則
凡上蓋之服或可槩曰袍

暇日讀書遇事物之異名者偶記一二以備采覽云

割政史記帝記三

父馬壯馬也史記平準書

毳布西胡毳布

香物慶書曰慶得香物婦女歸也

藏魚說文鮮魚也

清室獄也史表盛傳

視糖後漢显宗紀

竹練王書曰竹練三端

毛席西傳注

竹萌說文也

練香和香也李賀詩

南威橄欖也太平廣記

石密櫻桃也

木蜜棗子也

雜馥合香也通典四十三

脂炬燭也杜陽雜編

竹胎說文也

調香和香也華嚴經曰

毛布七月箋

獵碣石鼓曰獵碣

玉窪酒器也

挾日從申至申凡十一日也周禮天官

浹辰辰十二辰自子至亥也左傳成九年

丹若石榴也酉陽雜俎

木八刺字西瑛西域人其軀幹魁偉故人咸曰長西瑛云一日方與

妻對飯妻以小金鏡刺齧肉將入口門外有客至西瑛出肅客

妻不及啖且置器中起去治茶比回無覓金鏡處時一小婢在

側執作意其竊取拷問萬端終無認辭竟至損命歲餘乃匠者整

屋漏瓦甍積垢忽一物落石上有聲取視之乃向所失金龜也
與朽骨一塊同墜原其所以必是猫來偷肉故帶而去婢偶不
及見而含冤以死哀哉世之事有如此者甚多姑書焉以為後
人鑒也

杭民尚淫奢男子誠厚者十不二三婦人則多以口腹為事不習
女工至如日用飲膳惟尚新出而價貴者稍賤便鄙之縱欲買
又恐貽笑隣里至正己亥冬十二月金陵游軍斬關而入突至
城下城門閉三月餘各路糧道不通城中米價湧貴一斗直二
十五緡越數日米既盡糟糠亦與常日米價等有貲力人則得
食貧者不能也又數日糟糠亦盡乃以油車家糠餅搗屑啖之
老幼婦女三五為群行乞於市雖姿色艷麗而衣裳濟楚不暇
自愧也至有合家父子夫婦兄弟結袂把臂共沈于水亦可憐

已一城之人餓死者十六七軍既退吳淞米舫輻輳籍以活而
又大半病疫死豈平昔浮靡暴殄之過造物者有以警之與
平江承天寺初畜大木將造千佛閣會浙省災責有司籍所在木
植官酬以價寺一黠僧於閣木上皆鑿萬歲閣三字於是司
不敢取及閣成其字固在諸寺觀凡起造必作儷語題梁間其
餘則記住持檀越主名此所必然獨承天諸殿俱否至正丙申
春今張太尉士誠未歸順時偽稱誠王國號大周改元天佑曆
曰明時由淮渡浙攻破平江即承天以居盡撤去殿上像設坐
於其中且以僧元鑿字名其閣豈亦有定數乎

淮人寇江南日於臨陣之際齊聲大喊阿彌陀佛以助軍威按朝野
僉載武后時滄州南皮縣丞郭勝靜每冰凍喚百姓婦託以縫
補而姦之其夫王縛勝靜鞭數十主簿李忻往救解之勝靜羞請

其事低身谷云忍痛不得口唱阿瘡瘡勝靜不被打阿瘡瘡擡
此乃有所本

國朝海運糧儲自朱清張瑄始以為古來未嘗有此按杜工部詩
出塞云漁陽豪俠地擊鼓吹笙竽雲帆轉遼海稊米東吳又
昔游云幽燕盛用武供給亦勞哉吳門持粟帛汎海凌蓬萊如
此則唐時已有海運矣朱張特舉行耳

杜陽父友開江陰人隱居教授妻吳辟纒以資之天曆間浙右苗
荒米價騰湧卒徒散去困於飢餓吳之兄弟屢勸斬立木粥其
地以少延餘息陽父堅持不可繼欲挈吳歸吳曰夫既盡孝妾
獨以不義自處寧不食若粟遂相枕藉而卒

至正辛卯春江陰永寧鄉陸氏家一猪產十四兒內一兒人之首
面手足而猪身

南村輟耕錄卷之十二

天台 陶宗儀 九成

唐南陽樊宗師字紹述所撰絳守君園池記艱深奇澁讀之往往
昧其句讀况義乎哉韓文公謂其文不蹈襲前人一言一句觀
此記則誠然矣宋王晟劉忱嘗為解釋今不復有偶得灤陽趙
仁舉字伯昂箋註本句分字析詞理煥然因書其記傳其句讀
以便披覽云有未解者又須觀全註可也點法。為句。為讀
記曰絳即東雍雍去聲為守去聲理所。稟參所今實沈分去聲氣
畜兩河潤。有陶唐唐遺風餘思去聲晉韓魏之相剝剖。世
說摠其土田士人。今無硤加交雜擾。宜。得地形勝馮水
施法。豈新田又蕞猥不可居。州地或自有興廢州字或人
因得附為奢儉。將為守悅致平理與與平益侈心耗物害時

與與平自將失敦窮華。終披夷不可知。毘音緡音疑音作音緡孤

顛。呵上音屈下音渠勿切玄武踞。守居割有北。自甲辛菴大池

泓。橫破旁。潭中癸次。木腔暴三丈。餘或厲涎玉沫珠

。子午梁貫亭曰洄連。虹蜺雄雌。穹鞠覲時忍礙很懇胡

切島坻音淹淹委委平莎靡縵半切蘿蕃翠蔓紅刺袒拂綴。

南連軒井。陣中湧曰香。承守寢睥思。西南有門曰

虎豹。左畫虎搏補各立。萬力千氣。底音發。翫匿地。

努肩腦口牙快抗。電火雷風黑山震將合。右胡人鬚。黃

笱於元累功追珠。丹碧錦襖。身力囊鞞縮白豹玄

班。飫距。掌胛。意相得。東南有亭曰新。前令音曰槐

。有槐負護。霽鬱蔭後順。渠決決綠池西直南折麻

赴。可宴可衙。又東塞渠曰望月驀音又東塞窮角池。

研雲曰柏。有柏蒼青官士。擁列與槐朋友。陰洽

色。北俯渠。憧憧來。刮級面西。巽隅間。黃原玦

天。汾水鈎帶。白言謁。行旦良間。遠罔青紫。近樓臺

井閭點畫察。可四時合奇士。觀雲風霜露雨雪。所為去

發生收斂賦歌詩。正東曰蒼塘。遵瀕西泮望。瑤翻碧斂

。光文切鏤。黎深撓撓切收劣。正北曰風隄。乘携左

右。隄執北回股努。帶徒計挨刀計躑躅。御渠飲池。南

楮楹。景。怪嬌。蛟龍鈎牽。寶龜靈一音文文章章

。陰欲墊合墊念煙潰霧聚桃李蘭蕙。神君仙人

衣裳雅治。可會脫赤熱。西北曰鼈。蛭音原。開哈呼來

儲。虛明茫茫。鬼眼頰耳。可大客旅鍾鼓樂。提鵬墊路鷺

。宿音池豪渠。憎乖憐園。正西曰白濱。蒼切深憐梨

○素女雪舞百旬。○水翠披。○聯聯虛郭切千幅。○迎西引東土

長崖。○狹橫埒音字日卯酉相或自樵途鳴徑幽委。○蟲鳥聲無

人。○風日燈火之。○晝夜漏刻詭婉魚毀切絢化。○大小亭館池

渠間。○走池隄上亭後前。○俾乘墉。○如連山群峯擁。○地高

下。○如原隰隄谿壑。○水引古。○自源三十里。○鑿高。○槽絕

。○竇墉。○為或其作池溝沼渠瀑激音音潺終出。○汨汨于筆切街

街畦町阡陌間。○入汾。○巨樹木。○資士悍。○水阻預切宗族

盛茂。○旁蔭遠映。○錦繡交菓枝香。○畹麗麗上下句通絕他

群。○考其臺亭沼池之增。○蓋豪主才侯襲以奇意相勝。○至

今過客尚往未有指可創起處。○余退常吁。○後其能無。○果

有不音否補建者。○池由於湯。○及當作者雅文安雅辭裴文

發土築臺為拍。○幾平聲附於汚宮。○水本於正平軌。○病井瀆

生物瘠。○引古。○沃漑人便。○幾附於河渠。○嗚呼。○為附於

河渠則可。○為汚於汙宮其可。○書以薦後君子。○長慶三年

五月十七日記又見一本亦註解者不著姓名所分句讀與前

畧有不同處併附于此絳某即東雍為守理所一作世說某土

田某士人某宜某得地形勝某自將失墩窮華某俾緬孤顏某

呵偃玄武某守居。○割有北某自甲辛苞大池某泓橫破旁一作

句潭中。○癸次木腔句其瀑三丈餘句其子午梁某虹蜺雄雌

穹鞠翹蟲作一莎靡纒某南連軒井某陣某左畫虎搏立某萬

力千氣互發句一彘匿地某電火某雷風某右胡人某鬚某黃

帑纍珠某丹碧錦襖某身刀某囊某鞞某槌某縮某白豹玄班

某飲距掌甲作一有槐負護對作一鬱蔭某渠決決某緣池西

某直南折廡赴某擁列某與槐朋友某巽隅間某白言謁行

且良間某遠岡青紫某近某可四時合奇士某觀雲某風某霜
某露某雨某雪某所為發生收斂某正東曰蒼塘躡瀕西漭望
作一某瑤翻碧漱某正北曰風隄乘携左右作一隄執北回股絮
帶披蹴墉作一南楮楹某景恠燭某蛟龍鈎牽某烟漬鸞聚某
開哈儲某虛明茫茫某提鷗某繫鷺某唧唧千幅某迎引西東
某日卯酉雉途隄徑幽委 蟲鳴聲 晝夜 大小亭館 池
渠間間作去聲走池隄上 亭後前俾乘墉作一如連山群峯某擁
地高下作一鑿高槽作一絕竇墉作一為此作池溝沼渠瀑漲
每字汨汨街街某叮哇阡陌每某間入汾作一水祖宗族茂盛
作一旁蔭遠映某錦繡交葉枝香晚某麗絕地群作一考其臺
亭沼沚之增某後其能無果有不補建者作一池由於煬及者
雅文安作一誅某此本病并涵某生物瘠某引古沃澣作一人

便幾附於河渠作一

今寺觀前木為籌置涵園中名曰廁籌北史齊文宣王嗜酒淫佚
肆行狂暴雖以楊愔為相使進廁籌然則愔所進者豈即此與
按說文廁清也從广則聲韻初吏切間也雜也次也園也居高
臨垂邊曰廁高岸夾水曰廁史記太倉公傳豎奉劍從王之廁
踞廁見之注如淳曰廁音則謂沐邊據沐視之一云涵廁也廁
沐邊側漢書注如淳曰廁涵也孟康曰廁邊側也師古曰如說
是也仲馮曰廁當以孟說愚意古者見大臣則御坐為起夫武
帝固以奴隸待青亦不應踞涵園而見之然漢文居灞北臨廁
使偵夫人鼓瑟注韋昭曰高岸夾水為廁即此推之則凡廁者
皆取其在兩物間為義又到都傳賈姬如廁有野蠹入廁命都
擊之則此之如廁亦恐非是涵園它如劉安別傳謫守都廁三

年莊子庚桑篇適其偃註偃弃廁也弃廁則以偃淡儀禮既夕禮甸人築圻坎隸人溫廁塞廁萬石君傳建取親中裙廁踰身自澣洒注孟康曰廁行清愉行中受糞函也至於晉侯食麥脹如廁陷而卒趙襄子如廁執豫讓高祖鴻門會如廁召樊噲會口廁擒莽何羅范睢佯死置廁中李斯如廁見鼠陶侃如廁見朱衣王敦如廁食糞劉寔誤入石崇廁郭璞被髮廁上劉季和廁上置香炉沈慶之夢鹵簿入廁中崔浩焚經投廁中錢義威律李赤廁鬼廁 噴盟孔悝於廁曹植戒露頂入廁之類則其濶闊矣

南方或謂折花曰拘花唐元微之詩試問酒旗歌板地今朝誰是拘花人又古樂府拘折楊柳枝

京師教坊官妓連枝秀姓孫氏蓋以色事人者年四十餘因投禮

逸士風高老為師而主教者褒以空湛靜慧散人之號挾二女童放浪江海間偶至松江愛其風物秀麗將結數椽為棲息所郡人陸宅之居仁嘗往訪焉秀頗不以禮貌因其請作募緣疏遂為譏之疏曰京師第一部教坊占排場曾使萬人喝采道德五千言公案抽鎖鑰只目片語投機向林 下得大道高風指雲間問前緣福地一蹴身統離了百戲棚中圈子雙擺手便作箇三清門下閒人赤緊地無是無非到大來自自在識盡悲歡離合幻打開老病死生關交媾功成陰陽炭燒空慾海修持行滿雌雄劍劈破愁城七星冠剛替下鳳頭釵合歡帶生紉做鹿皮袋空非空色非色色即是空道可道名可名強名曰道往常時紅裙翠袖生綃帕猛可里草履麻衣漏卓條銷金帳冷落風情養丹爐消磨火性半世連枝帶葉筭從前歷盡虛花一朝

剗草除根到此際方成結果尋幾箇烟霞外逍遙伴信抵多少
塵埃中浮浪男兒有一點志誠心百事可做少幾處風流債一
筆咸勾試問他濁酒狂歌爭如我清茶淡話迷庵陣當時落魄
人負我我負人總是虛脾玄關竅今日點開心即道道即心無
非妙用牢着眼看鳥飛兔走急回頭怕鶴怨猿啼五陵人買笑
追歡掉頭不顧三島客談玄論道稽首相迎大都來幾箇知音
多管是前生有分玉樓花下千鍾酒幾番歌白苧過行雲紙帳
梅邊一炷香從此誦黃庭消永日桃花扇深蔽明月影椰子瓢
長醉白雲鄉皓齒細腰打疊少年歌舞錦心繡腹宣揚老子經
文發科打諢不離機鋒課嘴擦牙長存道眼燒夜香非尋佳偶
披鶴氅星月下禮拜茅君登春臺不望遠人駕鸞車雲霄上追
尋蕭史歌館化為仙館靜戲房番作道房幽淨洗胭脂見全真

本來面目輕敲檀板聽步虛別是宮闈盡誇七真堂添上箇小

孫姑

我只道玉城山册立下新王母不比尋常鈎子曾經老

大鉗鎚

百鍊不回萬夫難敵晴昔微通一笑白面即爭與纏頭

如今頓悟三生青眼客便當穩手既不作入夢朝雲暮雨也須

撒等閒秋月春風若教了蒲團上工夫便可到蓬壺中境界肯

莊嚴一處千年香火是成就到頭陸地神仙金銀鈔等物是必

大塊子捨來福祿壽利錢擬定加倍兒還你得道者多助看琳

宮寶殿日月交輝愛人者緦仗玉磬金鐘晨昏報德疏文一出

遠近傳誦以資笑談秀才可留遂宵遯然文雖新奇固近於俳

視厚德君子有間矣而其惟箔之不修者豈偶然哉

文真王阿憐帖木兒之夫人舉月思的斤以賢行稱一日有獻馬

鞭於王者鞭內暗藏一鐵簡按靶取之則得王喜持示夫人將

酬以幣夫人曰君平昔若嘗害人則防人之必我害也苟無此
心焉用為王悟亟還之

泰州人袁氏兄弟二人同居養母至正壬辰紅巾壓境兄弟負母
逃避至中途兄念妻子不置辭母歸惟弟與母借居田舍後城
陷其一房盡遭殺戮獨弟之妻子獲免乘間奔避適夫婦父子
相會時傳為孝行所感

杭州行金玉府副提管羅國器世榮郡人也天性仁慈有匠人程
限稽違案具吏請引決羅曰吾聞其新娶若責之舅姑必以新
婦不利口舌之餘不測繫焉姑置勿問後或再犯重加懲治可
也夫羅職在造作耳尚能知此而受民命之寄者則及貪墨苛
慘惟以鞭朴立威為務良哉

諺云三代仕宦季不得著衣吃飯按魏書文帝詔羣臣云二世長

者知被服五世長者知飲食則古已有此語

呂仲實先生思誠僉浙西憲司事時有自首不合令女習學謳唱
者先生案議云男女無父母之命私有所從王法不許父母違
男女之願置之非地公論豈容所首宜不准合依律杖斷又有
年七十之上而歐人者案議云既能為不能為之事必當受不
當受之刑先生文章政事皆過人遠甚而廉潔不污家甚貧至
正間官至中書左丞先生未顯時一日晨炊不繼欲携布袍質
米於人室氏有吝色因戲作一詩曰典却春衫辨早厨老妻何
必更躊躇瓶中有醋堪燒菜囊裏無錢莫買魚不敢妄為此子
事只因曾讀數行書嚴霜烈日皆經過次第春風到草廬後果
及第

浙江一名錢塘江一名羅刹江所謂羅刹者江心有石即秦望山

脚橫截波濤中商旅舩到此多值風濤所困而傾覆遂呼云此事見吳越時僧贊寧傳載中其晝夜二潮甚信上人以詩括之曰午未未未申申卯卯辰辰巳巳巳午午朔望一般輪此晝候也初一日午未初二日未初十五日如初一夜候則六時對衝子午丑未之類漢東宣伯聚先生昭嘗作浙江潮候圖說云大江而東凡水之入于海者無不通潮而浙江之潮獨為天下奇觀地勢然也浙江之口有两山焉其南曰龜山其北曰赭山並峙於江海之會謂之海門下有沙潭跨江西東三百餘里若伏檻然潮之入于浙江也發乎浩渺之區而頓就斂束逼礙沙潭回薄激射折而趨于两山之間拗怒不拽則奮而上齊如素蜺橫空奔雷殷地觀者膽掉涉者心悸故為東南之至險非它江之可同也原其消長之故者曰天河激涌曰地機翕張揆其晨夕之候者曰依陰而附陽曰隨日而應月地志濤經言殊旨異胡可得而一哉蓋圓則之運大氣舉之方儀之靜大水承之氣有升降地有浮沉而潮汐生焉月有盈虛潮有起伏故盈於朔望虛於兩弦息於朏朏消於朏鬼而大小準焉月為陰精水之所生日為陽宗水之所從故晝潮之期日常加子夜潮之候月必在午而晷刻定焉卯酉之月陰陽之交故潮大於餘月大梁析木河漢之津也朔望之後天地之變故潮大於餘日寒暑之大建丑未也一晦一明再潮再汐一朔一望再虛再盈天一地二之道也月經于上水緯于下進退消長相為生成曆數可推毫釐不爽斯天地之至信幽贊於神明而古今不易者也杭之為郡枕帶江海遠引甌閩近控吳越商賈之所輻湊舟航之所駢集則浙江為要津焉而其行止之淹速無不畢聽於潮汐者

或違其大小之信爽其緩急之宜則必至於傾墊底滯故不可
以不知之謹也某承之茲郡屬兵革未弭之秋信使之往踈旅之
進退雖期會紛紜邊陲警急必告之曰謹候潮汐毋操進以自
危然而跡累有摩晨馳夕驚有不能人喻而戶說之者考之郡
志得四時潮候圖簡明可信故為之說而刻石于浙江亭之壁
間使凡行李之過此者皆得而觀之以毋蹈夫觸險躁進之害
亦庶乎思患而預防之意云此說博極之羣書辭理超詣而古
今之論潮汐者蓋莫能過之矣因併錄之

千夫長李其戍天台縣日一部卒妻郭氏有妾見之者無不嘖嘖
稱賞李心慕焉去縣七八十里有私盜出沒處李分兵往戍卒
遂在行既而日至卒家日計調之郭氏毅然莫犯經半載夫歸
具以白為屬所轄罔敢誰何一日李過卒門卒邀入治茶忽憶

得前事怒形於色亟轉身持刃出而李荷脫走訴于縣捕擊窮
竟案議持刃殺本部官罪死縣桎梏囹圄中從而邑之惡少年
與官之吏胥皂隸輩無有不起覬覦之心者郭氏躬餽食於卒
外閉戶業績紡以資衣食人不敢一至其家久之府檄調黃岩
州一獄卒葉其姓者至尤有意於郭氏勸視其卒日飲食之情
若手足卒感激入骨髓忽傳有五府官出五府之官所以斬決罪
囚者葉報婢且謂曰汝或可活我與為一兄弟萬不保汝之
妻尚少汝之子若女總八九歲耳奚以依顧我尚未娶寧肯俾
為我室乎若然我之視汝子女猶我子女也卒喜諾葉遂令郭
氏私見卒卒謂曰我死有日此葉押獄性柔善未有妻汝可嫁
之郭氏曰汝之死以我之色我又能二適以求生乎既歸持二
幼痛泣而言曰汝爹行且死孃死亦在旦夕我兒無所怙恃終

必死於飢寒我今賣汝與人娘豈忍哉蓋勢不容已將復奈何
汝在他人家非若父母膝下比母仍似是嬌癡為也天苟有知
使汝成立歲時能以卮酒奠父母則 是我有後矣其子女頗
聰慧解母語意抱母而號引裾不肯釋手遂攜二兒入市召人
與之行路亦為之墮淚邑人有憐之者納其子女贈錢三十緡
郭氏以三之一具酒饌攜至獄門謂葉曰願與夫一拜見葉聽
入哽咽不能語既而曰君擾押獄多矣可用此少禮答之又有
錢若干可收取自給我去一富家執作為口食計恐旬日不及者
君故也相別垂泣而出走至仙人渡溪水危坐而死此處水
極險惡竟不為衝激倒仆人有見者報之縣縣官往驗視得實
皆驚異失色為具棺斂就葬於死所之側山下又為申達上司
仍表其墓曰真烈郭氏之墓大書刻石墓上至正丙戌 朝廷

遣奉使宣撫循行列君庶得其事原卒之情釋之人遂付還之
女終身誓不再娶

墨數載徐氏書記云平一齧齒之歲見育宮中嘗觀先后閱書法
數軸將榻以賜蒲邸令女學內人出六十餘函於億歲殿曝之
多裝以鏤牙軸紫羅縹云是太宗時所裝其中有故青綾縹玳
瑁軸者云是梁氏舊跡楷書每函可二十餘卷別有一小函有
十餘卷所記憶者是扇書樂毅告誓黃庭私訪於所主女學問
其函出尽否荅云尚不知其幾至中宗神龍初貴戚寵盛宮
禁不嚴御府之珍多歸私室先尽金壁次及書法嬪主之家因
此擅出或有報安樂公主者於內出二十餘函駙馬武延秀久
踐虜庭無功於此徒聞二王之迹強効寶持時呼薛稷鄭愔及
平一詳其善惡諸人隨事荅稱上者登時去牙軸紫縹易以漆

軸黃麻紙經題云特健藥云是虜語其書合者時有太宗御筆於後題之嘆其雄逸云及考之書苑菁華特健藥作云特健藥恐是錢祥誤耳

世之曰乞求蓋謂正欲若是也然唐時已有此言王建宮詞只恐他時身到此乞求自在得還家又花蕊夫人宮詞種得海柑絲結子乞求自過與君王

暨陽之南門橋軍人張旺者人咸稱之曰張牌素兇狠無賴嘗夜盜城西田父萊被執濡其首溺池而釋之以故恨入骨髓每思有以為報而未能一夕宿火瓦墾往燒其家道由觀溝時月色微明畫師吳碧山尚未寢偶聞步履聲窺之見張前行而殤鬼百數踵其後飯頃又聞步履聲復窺之則張回而青衣童子二人前導焉其馘馬惟蓋張乃吳常所厚善者詰旦往叩張

張初不承及語之審因以前事告且曰我實欲燬其室以快所憤因念冤冤相報無有了時遂棄火歸他無見也吳乃告以其詳張大感悟曰一念之頃可不謹哉即捨俗出家人又咸稱之曰張道人後竟得道云此在至正五年事也

昔真州一巨商每歲販粥至杭時有挾姑布子之術曰鬼眼者設肆省前言皆竒中故門常如市商方坐下坐忽指之曰公大富人惜乎中秋前後二日內數不可遮商懼即戒程時八月之初舟次揚子江見江濱一婦仰天大號商問焉荅曰妾之夫作小經紀止有本錢五十緡每買鵝鴨過江貨賣歸則計本於妾然後持羸息易柴米餘資盡付酒家率以為常今妾偶遺失所留本錢非惟飲食之計無所措亦必被箠死寧自沉商聞之歎曰我今厄於命設令鑄金可代我無虞矣彼乃自天其生哀哉

取贈錢一百緡婦感謝去商至家具以鬼眼之言告父母且與親戚故舊叙永訣閉戶待盡父母親故宛轉寬解終弗自悟踰期無他故復之杭舟阻風偶泊向時贈錢處登岸散步適此婦襁負嬰孩遇諸道迎拜且告曰自蒙恩府持救數日後乃產母子二人沒齒感再生之賜者豈敢忘哉商至杭便過鬼眼所驚顧曰公中秋胡不死乃詳觀形色而笑曰公陰德所致必曾救一老陰少陽之命矣商異其術捐錢若干以報之

巴思八帝師法號曰皇天之下一人之上開教宣文輔治大聖至德普覺真智佑國如意大寶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師板的達巴思八八台失

南村輟耕錄卷之十二

南村輟耕錄卷之十二

天台陶宗儀 九成

中書省准陝西行省咨察罕腦規宣慰司呈八匝街禮敬坊王弼告至正三年九月內到義利坊平易店見有箚卦王先生因問來歷致爭當月二十九日夜睡房窓下似風吹葫蘆聲不時有之請到李法師遣送虛空人言箚卦先生使我来哭聲內稱冤枉弼祝之曰爾神爾鬼明以告我鬼云我是豐州黑河村周大親女月惜至正二年九月十七日夜因出後院被這王先生將我殺了做奴婢使喚如今教在你家作怪哭者索要衣服抄寫所說赴官陳告差盧捕盜等與社長吳信甫於王先生房內搜獲木印二顆黑羅繩二條上釘鐵鍼四箇壓鎮女身小紙人八箇五色綵五色絨上俱有頭髮纏又小葫蘆一箇上拴紅頭繩

一條內盛琥珀珠二顆外包五色絨朱書符命一沓又告十二月初三日有鬼空中言我是奉元路南坊開張機房耿大 第二男頑馱這先生改名頑童我年一十八歲被那老先生引三箇伴當殺了我二十二日又有鬼空中云我是察罕腦兒李帖家孩兒延奴又名搶灰那老賊殺了我改名買買我被殺時年一十四歲勘問得犯人王萬里即王先生狀招年五十一歲江西省吉安路民於襄陽周先生處習會陰陽課命至順二年三月內到興元府逢見劉先生云我會使術法迷惑人心收采生魂使去人家作禍廣得財物我有收下的賣與你一箇隨於身畔取出五色綵帛并頭髮相結一塊言稱這箇小名喚延奴我課筭揀性格聰明的童男童女用符命法水呪語迷惑活割鼻口唇舌尖耳朵眼睛呪取活氣割腹掏割心肝各小塊晒乾搗羅為末收裹及用五色綵帛同生魂頭髮相結用紙作人形樣符水呪遣往人家作怪根隨到伊下處至夜劉先生焚香念呪燒符聽得口言不見形影問師父你教我誰家裏索甚去劉先生分付李延奴你與這先生做伴去說罷將呪語收禁萬里與訖鈔七十五兩買得五色綵帛頭髮相結一塊稱說可改名買買傳教采生遣使收禁符命呪水又云牛狗肉破法休喫續後於房州山地面經過逢見廣州舊識鄰先生云我亦會遣使鬼竈我有收下的生魂賣與你萬里與訖鈔一錠鄰先生取出五色綵帛頭髮相結紙人兒一箇云此名耿頑童萬里將與李買買一處遣使以課筭為由前到大同路豐州黑河村地面往來至正二年八月內到於周大家課命將伊女周月惜八字看筭性格聰慧要將殺害收采生魂至九月十七日夜於周大住宅後

院墻下黑影內潛藏間見一人往後院內來認得係是月惜在彼出後萬里密念呪語向前拖拽往東奔走將月惜禁止端立脫下沿身衣服用元帶魚刀將其額皮割開扯下懸蓋眼膽及將頭髮割下一縷用紙人并五色采帛絨線相結作塊一如人形樣然後割下鼻口唇舌耳尖眼睛手十指稍脚趾梢却剖開胸腹總方倒地氣絕又將心肝肺各割一塊曬乾搗末裝於小葫蘆內至正三年九月內來到察罕腦兒平易店安下開張卦肆與王弼相爭挾讐令生意周月惜等二名前往本家作禍為買馬肉食因店內將牛肉作馬肉賣與因此不能收禁事發到官及責得李福寶即李帖狀結生到孩兒疋奴常有疾病於五岳觀口許出家落在紙灰內改名搶灰天曆二年二月內令其趕牛牧放不歸此時饑荒想得被人虧害不曾根尋及行移奉

元路咸寧縣并大同路豐州照勘耿頑童周月惜致死緣由相同呈乞咨請施行准此送據刑部擬得王萬里殘忍不道合令凌遲處死其妻子遷徙海南安置

余幼時嘗見胡石塘先生玄寶傳今不能記其全篇有人出永嘉高則誠明烏寶傳相示雖曰以文為戲要亦有關於世教傳曰烏寶者其先出於會稽褚氏世尚儒務詞藻然皆不甚顯至寶厭祖父業變姓名從墨氏游盡得其通神之術由是知名初寶之先有錢氏者亦以通神之術顯迨寶出而錢氏遂廢然其術亦頗相類故不知者猶以為錢云寶輕薄柔默外若方正內實垢汚善隨時舒卷常自得聖人一貫之道故無入而不自得流俗多惑凡有謀於寶小大輕重多寡精粗無不曲隨人所求自公卿以下莫不敬愛其子姓蕃衍散處郡國者皆官給廩嘗而加

守護焉其有老死者則官為聚其屍而焚之蓋知墨之末俗也
寶之所在人爭迎取邀致苟得至其家則老稚婢隸無不忻悅
且重痛家字敬事保愛惟恐其他適也然素趨執利其富室執
人每屈輒往雖終身服役弗厭其孽妾人貧氓有傾心願見終不
肯一往尤不喜儒雖有暫相與往來者亦終不能久留也蓋儒
墨之素不相合若此寶好逸惡勞愛儉素疾華侈常客於弘農
田氏田氏朴且嗇寶錫誠與交田氏沒其子好奢靡日以聲色
宴游為事實寶甚厭之隣有商氏者亦若田氏父之為也遂挈其
族往依焉蓋墨之道貴清淨故也然其為人也多詖反覆不常
凡達官執事無不顧交而率皆不利敗事故其廉介自持者率不
與寶交自寶之術行挾詐者往往偽為寶術以售于時後皆敗
死故寶之術益尊是時崑崙抱璞公南海玄珠子永昌從華生
皆能濟人與世俯仰曲隨人意而三人者亦願為寶交苟得寶
一往則三人亦無不可致故時譽咸歸於寶焉寶族雖夥然其
狀貌技術亦頗相似知與不知咸謂之烏寶云論曰烏氏見於
春秋世本姓苑若存餘技烏獲皆為顯仕至唐承恩重胤始盛
迨寶而益著寶齋宋楮氏而自謂烏氏則變詐亦可知矣寶之
學雖出於墨而其害道傷化尤甚雖孟軻氏復生不能闢也然
使寶生於唐虞三代時其術未必若是顯然則寶之得行其志
者亦其時有以使之嗚呼豈獨寶之罪哉

新喻傳汝礪先生若金嘗志其妻殯云君諱淑字蕙蘭姓孫氏其
先汴人年二十三歸我於湘中五日而卒君高朗秀惠生六歲
母卒父教以書稍長習女工晨起獨先盥櫛適父母所問安畢
佐諸母具食飲退治女工晡時觀經史或鳴琴自休既夕聚家

人瞋坐說古貞女孝婦傳燭至治女工如初富貴家多求婚父
不許及以許余家人不悅一日有幸余疾者欲因動之君曰大
人以愛子許人必慎所擇矣即有不諱命也若等謂我且慕世
俗富貴而改聘耶有死而已皆愧謝不敢復言事繼母盡孝道
死之日母大慟既瞋目久忽徐起止母哭令自寬及母出私泣
告余曰妾為父母所偏愛即死必傷其心然終必死矣為將柰
何君後富貴幸念之言既復瞋目泰定五年八月廿有一日也
後三日寓殯湘中及序其遺藁云故妻孫氏蕙蘭早失母父周
卿先生以孝經論語及九女誠之書教之詩固未之學也因其
弟受唐詩家法於庭取而讀之得其音格輒能為近躰五七言
語皆閒雅可誦非苟學所能至者然不多為又嘗毀其藁家人
竊收之令勿毀則曰偶適情耳女子當治織紉組紃以致其孝

敬辭翰非所事也既卒家人哭而稱之因出其藁得五言七首七
言十一首五七言未成章者廿六句特為編集成帙題曰綠窓遺
藁序而藏之五言詩曰窓裏人初起窓前柳正嬌捲簾衝落絮開
鏡見垂條坐對分金線行防拂翠翹流鶯空巧語倦聽不須調
右一小閣亭香茗疏簾下玉鉤燈光翻出弄釵影倒沉甌婢捧
消春困親嘗散暮愁吟詩因坐久月轉晚收樓右二燈前催曉
收把酒向高堂但願梅花月年年映壽觴右三采閣閉朝寒收
成擬問安忽聞春雪下喚婢捲簾看右四粲粲梅花樹及盈似
玉人甘心對冰雪不愛艷陽春右五小小春羅扇團團秋月生
蟠桃花樹裏綉得董雙成右六白拂雙眉黛何曾慣得愁若教
如翠柳便恐不禁秋右七七言詩曰樓前楊柳發青枝樓下春
寒病起時獨坐小窓無氣力隔簾風亂海棠絲右一綠窓寂寞

掩殘春綉得羅衣懶上身昨日翠帷新病起滿簾飛絮正愁人
右一 小妹方纔習孝經可憐嬌怯性偏靈自尋女誠窓前讀嘆
道家人不與聽右二 幾點梅花發小盆冰肌玉骨伴黃昏隔窓
久坐憐清影閑劃金釵記月痕右四 綉被寒多未欲眠梨花枝
上聽春鶯明朝又是清明節愁見人家買紙錢右五 春雨隨風
濕粉墻園花滴滴斷人腸愁紅怨白知多少流過長溝水亦香
右六 春風昨夜碧桃開正想瑤池月滿臺欲折一枝寄王母青
鸞飛去幾時來右七 空塔日晚雨纔乾小婢相隨倚畫闌金釵
誤掛緋桃落羅袖愁依翠竹寒右八 小窓今日繡絨閒坐對銀
蟾整翠鬟凡世何曾到天上月宮依舊似人間右九 乞巧樓前
雨乍晴鸞鸞新月伴雙星隣家小女都相學鬪取金盆看五生
右十 庭院深深早閉門停鍼無語對黃昏碧紗窓外初生月照

見梅花欲斷魂右十一 未成章詩曰露下庭梧葉風吹月桂花
登樓聞過鴉開戶見棲鷓綉簾當雪卷銀燭背風然雪晴山顯
翠風煖水生紋萱草當堦綠櫻桃落地紅芍藥開時病荼蘼落
處愁玉釵簪茉莉羅扇繡芙蓉窓前垂柳分春色鏡裏幽蘭對
曉妝花間影過那知燕柳外聲來不見鶯慈親教婢回金剪驕
妹嗔人奪綉針妝成寶鏡揚花過行出珠簾燕子歸自傾羞裏
春泉水親灌堦前石竹花海棠帶雨臙脂重楊柳凝烟翡翠濃
先生既喪妻哀戚之情多見於詩悼亡曰驚鷗吹羅幙明月照
堦圮春草忽不芳秋蘭亦同死斯人蘊淑德夙昔明詩禮靈質
奄獨化孤窻將安止迢迢湘西山湛湛江中水水深有時極山
高有時已憂思何能齊日月從此始右一 皇天平四時白日一
何遽勤儉畢婚姻新人忽復故衾裳欽遺寵宿櫛無宛具送薤

但一作世

出北門徘徊但歸路玉顏不可恃况乃紈與素疊雷驟花下墳驚
鬱瑩西樹他人亮同此胡為獨哀慕右二新婚誓偕老恩義永
且深旦暮為夫婦哀戚奄相尋涼月燭西樓悲風鳴北林空帷
奠巾櫛中房虛織紉辭章餘婉變琴瑟有餘音瞻言瞻故物惻
愴內不任豈無新人好焉知諧我心掩穴撫長暮涕下霑衣襟
右三人生貴有別室家各有宜貧賤遠結婚中心兩不移前日
良宴會今為死別離親戚各在前臨訣不成辭傍人拭我淚今
我要裁悲共盡固人理誰能心勿思右四感獨曰幽幽蕙草晚
靡靡蘭芳斷皎皎夜泉人真真不復且流塵棲暗壁涼吹經虛
慢無論惟意消日復愁思亂竟傷夕方求氣變秋將甚當思慘斷
素指篋悲柔翰憶初成好合誓且同憂患何言遂長終獨處增
求嘆寤寢忽如在展轉驚復散念茲何嗟及哀至聊自判百日

曰人生悲死別知在心相知新婚未及久杳杳遽何之昔為理
理木今為斷腸枝相去時幾何百日奄在茲虧月有圓夕逝水
無還期棄置非人情何以慰我思入室曰收閣閉長夜幽蘭坐
復春猶疑桃錦字不見掩羅巾故物空在日蕭條生網塵右一
虛窓明月滿芳砌綠苔滋花間時染翰尚憶解題詩寂寞幽泉
下貞心空自知右二追和蕙蘭曰小窓開盡碧桃枝憶得青鸞
化去時昨夜秋風妬幽怨夢中吹斷素琴絲右一江上愁時復
值春帶圍寬盡不冝身階前舊種櫻桃樹日暮飛花故著人右二
嗟夫孫氏之詩依乎禮義先生之詩哀而不傷舉得性情之
正是可傳也已

王皮者住鳳翔府城外八九里許盛暑中入城買皮料歸至中途
憩道傍大樹下忽有二卒來前狀貌奇恠似非凡世間人遽問

曰汝王皮與王竊疑懼然不敢不以實對乃曰某是已卒曰陰府攝汝王曰某平生無他過惡望賜矜憐卒不諾又告曰客到家與妻子一別可乎卒乃諾將及門卒力挽之不能入王大叫救我救我比妻子來前王已仆地氣絕既歛胸間微暖如生經宿未敢蓋棺王於冥漠中隨卒至一所儼若王者之庭儀衛吏隸無不備具問曰汝為秦白起偏將坑趙降卒四十萬知其罪否王荅曰某庸工平生不曾讀書不知白起為何人亦不知降卒為何事於是令王起凡再歷二庭問亦如之荅亦如之乃反接王一大池邊取池中泥塗其胸寒氣凜冽洞腹透背王即悟曰某已記前身事矣遂解其縛復引至原問第三庭王告曰某曾為白起偏將其當年殺趙降卒時某曾力諫不從非某之罪頃聞牽一荷鈇校者跪王側王認得似是白起而形骸骨立又若非

似蓋因久囚故也起見王曰子來矣余復何言方招承庭吏發王還第一庭檢錄陽壽及閱籍尚有若干年即命原押卒引至原懋樹下一推而王乃在棺中跳躍而起妻子親隣既驚且喜叩問之備言其故有傳之至京師者差進士尚哲篤來鳳翔覆察果實時王元吉為本府照磨元吉能備言其詳且有抄錄公文此一事然雖若幻誕端可為為將而嗜殺人之戒故畧節大槩如上

揚州泰興縣馬駝沙農夫司大者其里中富人陳氏之佃家也家貧不能出租以輸主乃將以所佃田轉質於他姓陳氏田旁有李慶四者亦業佃種潛賂主家規約能奪田與我而不以與陳氏者以所酬錢十倍之一分之家兒素用事因以利啗其主主聽奪田歸李氏司固無可奈何既以穀田不相侷輕其直十之

一司愈不平會歸而李與嘗所用力及為立券者殺鷄飲酒司
曰隨所之李欲卻司輒先將一卮酒飲之司忿恨去對妻語所
以與之怨仇之故妻苦口諫曰吾之窮命也柰何仇人哉不聽
夜持炬火往燒其家忽聞得內有人媿司竊念吾所讐者其家
公也何故殺其母子遂棄火溝中而歸曰無以為養生計即所
償錢為豆乳釀酒貨賣以給食久之不復乏絕更自有餘而李
日益貧更十年李復出所佃田質陳氏司還用李計復其田過
種之錢比前又損其一為券悉值前人相視驚嘆司記為李所
辱時今幸可一報復遂具鷄酒飲亦如之李忘前過不自責反
怨薄已怒甚歸積膏火破盎中夜抵司家司妻方就蓐李猶豫
間聞人啓戶懼事覺遺火亟走而司家實不有人旦得火器場
中驗器底有李字曰悟昔我焚彼家以其家人產子不欲焚今
彼焚我家而我之妻亦產子而不被焚此天也非人也詩錢五
千徃李曰昨日小人無狀失禮義不得共飲茲願少伸謝幸
母督過李疑給以疾卧不起強請不已遂同之酒家邀酤兒與
飲酒半自起酌酒勸李曰子之孫某年月日夜子時生而吾子
亦夜者子時生怨仇之事慎勿復為具白前所仇事漑酒為誓
語酤兒曰子識之試用此警世間人不善慎勿為也劇飲盡歡
乃更約為婚姻自是李亦不貧兩家至今豐給此在至正初元
間吾謂司氏婦之極諫與司氏之易慮時天固已監之所以李
不復可加害也向使司氏決快所欲未必能復田縱復田未必
不無袖一念之善從而兩家子孫皆蒙其利澤書曰天道福善
禍淫又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嗚呼
天豈遠人哉天豈遠人哉

嘗讀杜荀鶴詩其亂後逢村叟曰經亂衰翁居破村村中何事不
傷竟曰供寨木無桑柘為著鄉女絕子孫還似平寧徵賦稅未
嘗州縣畧安存至於鷄犬皆星散日落前山獨倚門山中寡婦
曰夫因兵死守蓬茅麻苧衣衫鬢髮焦桑柘廢來猶納稅田園
荒後尚徵苗時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帶葉燒任爾深山更
深處也應無計避征徭旅泊遇郡中亂曰搥手相看誰敢言軍
家刀劔在要邊徧搜寶貨無藏處亂殺平人不怕天古寺拆為
修寨木荒墳掘作甃城磚郡侯逐去渾閒事正是空輿幸蜀年
然方之今日始信其非寓言也

今之謂曾祖父曰太公此蓋相承之謬當稱祖父為是後漢李固
之父命為司空固女當固伏誅曰曰太公以來云注太公謂祖
父命也

御史臺准陝西行臺咨監察御史烏古孫良楨呈伏聞綱常者天
之所以經天下者也天子所以為天守綱常者也臣而不忠子
而不孝凡觸罪於綱常者不容於死又烏可處以相位俾之重
任乎謹按遼陽行省丞相荅失帖木兒即駙馬丞相也心懷陰險行畜
姦邪敗壞彝倫反側不道通天之罪無所於容昔在晉邸擢登
首相居百僚之上極一品之榮受任託孤躬承顧命君臣分義
至重且深及乎大事之時干戈之際盡領北土之兵以救顛危
本官陰畜二心坐觀成敗南至紅橋逗留不進致於敗亡不能
死義醜面入降大虧臣節反以籍口矜為已功天下義士聞之
莫不為耻昔丁公為項王一將耳嘗二心於漢及天下定高帝
誅之後世稱其明斷方楚之與漢敵國之執未分尚以大義責
之以示垂戒今荅失帖木兒之於晉邸爵祿之寵已崇君臣之

分素定較之丁公不忠之罪又有甚焉况天曆之初營充樞密
知院御史已嘗糾言又復賄賂權臣出為江西行省丞相兩居
江浙至與房隣拜降都運賄賂交通壞亂鹽法至今官民皆被
其害中間徇私敗政不可枚舉所至之處流毒一方今則移置
遼陽遼陽民奚罪焉原其本官昔既不忠今豈盡節又兼遼陽
即係東方重鎮反覆之人豈宜處此脫有邊釁關繫非輕似此
賣國賣臣之罪使其人已死猶當追貶今既未死得以幸追天
祿設居相位是國法不行邪正不辨愚恐姦臣賊子接迹倣
甚非國家之福伏望聞 奏為天下正綱常之義將荅失帖木
兒流竄遐荒追奪累受 宣命庶幾人臣分嚴罪於綱常者死
有餘辜以為不忠不道之勸其於治道不為小補天下幸甚公
論幸甚至正元年八月十二日別理怯不花怯薛第一日忽魯

秀納鉢裏有時分雲都赤汪家奴殿中伯撒里大天亦憐真班
經歷藏吉蒙古必闡赤朵朶等奏臺官備著西臺文書俺商量
夾行與省家文書將他見行的勾當黜罷了呵怎生奏呵奉

聖旨那般者欽此初良禎之父江東建康道肅政廉訪使潤甫
公澤年五十未有子夫人杜氏深以為憂屢請公再聘公不允
仕西廣時聞寡居王安人者羨而宜子夫人自為公謀聘之既
歸執婦禮甚恭長夫人數歲夫人推讓正寢以居之相處雍睦
宛若姊妹飲食起居罔有不同公獨內不自安越明年夫人生
良禎一日王氏告公曰君自有婦所以再娶妾者為嗣續計耳
今夫人既生子妾何事焉即出道家冠服一襲以示曰妾之志
決矣請從此辭夫人固留不得公曰謂夫人曰向吾再娶懼無
後也若不改圖人其以我為汰乎乃聽王氏去奩費萬金悉反

之自是出居一女道菴戒行嚴謹人未嘗能見其面而夫人歲時問遺弥至後良禎貴顯迎以歸事之如親母嗟夫自古求志臣於孝子之門今良禎外有嚴君內有賢母教誨造就之道有過人者宜乎在家為孝子而在朝為忠臣也然其敷歷臺省秉性剛介不畏疆禦事無不言言必有中如駙馬丞相侍居國戚莫敢孰何乃必發其底裏直使去位而後已推此一節則凡忠君之事類可知矣後至中書左丞而卒

至元間釋氏豪橫改官觀為寺削道士為髡且各處陵墓發掘迨盡孤山林和靖處士墓屍骨皆空惟遺一玉簪時有人作詩以悼之曰生前不繫黃金帶身後空餘白玉簪

